

明書



門寨領以把總又特於北路設參將兼轄起福甯抵廉潤
閩之海防如此在浙江有六總金鄉磐石二衛設見總一
轄溫州沿海四百餘里而節制之以溫處之參將松門海
門二衛設把總一轄台州沿海五百餘里而節制以金台
嚴之參將昌國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及在外前後錢財四
所與遊仙寨起石浦抵南湖頭定海衛設把總一領本衛
并在外後所領衛大嵩中中左五所南起湖頭北抵管
界外及舟山觀海臨山二衛設把總一領甯紹西自三江
東至龍山延袤二百餘里及在外金家譽而皆節制之以
甯紹之參將海甯衛設把總一領浙西沿海起鰲子門抵

明書卷七十二

三

明書卷七十二

四

金山衛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嘉湖之參將浙
之防海如此在南直隸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由浙而
東乍浦以東則金山衛扼其衝於是設參將華亭之柘林
上海之川沙雀賊曾據以為巢則各設把總由松而蘇黃
浦以北則吳淞江口當其吭於是又有總兵之特屯劄總
之分哨守遊兵把總之司策應若太倉之劉家港常熟之
福山港各設水兵把總司堵截至於崇明孤懸海中為賊
所必經之地特設把總屯劄清沙營而與營前沙之把總
合會哨由蘇而常而鎮於揚舟設守備於圖山設把總
分有防江之責均之有巡洋之任者在淮揚則江海淮三
者并防矣蓼嘴灘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皆狼山
爲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爲全揚門戶則設總兵又設
把總於周家橋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三江會口把總
設儀真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海門北爲掘港則設
守備又自新浦港轉而爲鹽城則設守備北爲廟灣設遊
擊以防東海各岸之登犯渡淮自雲梯關以東爲東海守
禦所設把總以防由海入淮之路又於揚州設陸兵營遊
擊以待調遣直隸之防海如此在山東登州凸臨海上東
南北三面并防萊州青州亦二面臨海故青自鎮榆界於
安東衛設守備萊自古鎮而東於靈山衛之沙溝設守備

兵派守又有西協兩營騎兵及密雲海防遊擊兵爲應援
自漢州之遼沙河抵山海之石河口各設營軍及班軍派
守而又有東協兵及永平海防遊擊兵爲應凡以扼塞關
右之要害也關以外則中前前屯中後中右左五所之兵
派守芝莊灣抵望虎臺而應援則屬之甯前參將又以杏
山錦州松山大凌義州右屯鎮武西平之軍派守筆架山
抵柳河口而應援則屬之總鎮左右翼之營兵凡以控制
廣甯之襟吭也若三岔以東則海蓋復金名以本營兵派
哨海口又南而旅順一口跨登接遼則守之以金復參將
哨之以登州水兵遊擊又東而九聯城以外荆鎮江城設

明書卷七十二

五

遊擊與寬莫參將相聯絡凡以固鴨綠之局鑄也而薊遼
之防海者如此及後全遼淪沒天啓中於皮島特設重鎮
屯兵數萬歲費不可勝舉雖意不專於海而海上可謂嚴
固矣自毛文龍殺於是皮島撤隨撤而陷東海之防疏雖
喪亡之事不在海王而考古者不能無遺憾焉

明書卷七十二

六

一人前次三人橫列爲重一又次五人橫列爲重二又次
列七人重四又列七人重五餘俱置後助謹呼爲聲若前
卻則二重居中者更進兩翼亦然選法檄下則宣慰繫天
祭以白牛置牛首及金於几令曰誰爲勇者予此金啖之
以牛首已棄而收之更盟而食之樹爲長卽每旗十六人
者是也其選募精其節制嚴故戰不可敗其調注分二班
更調人給一金計所調兵若干歲須金若干則先以三分
之給道里費庶不煩有司而途無稽滯其督法則統以
憲臣宣慰主禁令調官主乘泊則視官奉旗艦舟如魚

日蠅螂手善運石如碗大者可百步保定涿州皆勁兵所
產處而陝西土兵更勇健僧兵推少林次則伏牛又次爲
五臺閻漳泉間人習鏃牌而水戰爲諸兵最浙兵獨處州
雄用於水則不逮處之外義烏次之溫台又次之其兵習
猿筅直隸龜丁鹽徒習舟與海獵可用爲水戰江右之安
遠龍南地瘠而貧民相率爲兵大旗長鎗東粵俗雜樂喜
擊刺各習長牌砍刀而新食東莞之產半焉是外酉南彝
服之兵亦曰土兵黔蒙氏兵粵西瓦氏東蘭那地南丹歸
順諸州俱曰狼兵楚九溪有苗兵有鉤鏃矛弩諸技其法
每司立二十四旗旗十六人合之則三百八十四人每旗

厚賚其主者優以官比歸護以憲臣仍前弘治中平思明
正德中平蜀多其力嘉靖時倭亂調至三千人後復調六
千而私寶加一倍云先是癸丑六月少林僧兵應募至者
曰月空等四十人俱持七尺鐵棍重三十斤運旋便捷如
猿杖征倭出死力海上莫勅於鹽丁其人以販鬻為業成
績初毛里孩寇陝阿東鹽徒千百為羣自備火砲戰車精
弩雜官軍隊中殊死鬪遂絕河壠載以歸而松濟溼鹽
丁尤夥曾征倭屢斬獲受上賞邊關多夷丁有虜攜妻子
內附者予餉官納其家入營雜漢人為兵各鎗俱有之曰
漢夷營實籍入冊他皆無兵籍有事時徵選調發焉

明書卷七十二

七

郡縣民兵太祖初起兵卽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
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兵強食足今海內紛爭當因時制
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組為伍
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用之有
功陞擢無功者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
軍軍有屯俾得自耕作久之法乃益廢勢不得不僥於民
竭力餽軍而軍復羸懦不足以是始出召募令正統
二年還所在軍餘民壯願自効者分隸操練於陝西得四
千二百人給布二匹月糧四斗景泰時令廣選民兵卽

以所在官統領遇警調用憲宗卽位陝西更選土兵士兵
與民兵意同二年虜毛里孩入寇撫臣盧祥言近邊土民
習見虜可練為兵於是敕御史如延安慶陽集選壯者編
為什伍量復徭役號曰士兵原僉民壯悉改號由是土兵
強虜遁去是法獨行於延綏後亦頒廢弘治中給事中孫
需奏州縣七八百里以上里僉民壯五名五百里四名三
百里三名百里以下二名其成額多者仍舊必於丁糧相
應之家取之人免戶二丁雜役若老死及全戶消乏者別
抽補籍年貌在官有司率領與軍士同練習憲司及都史
以時簡閱焉鄰封有警調發應援給行糧而禁役古買放

明書卷七十二

八

之弊民壯之額郡縣所在而有其間富民不欲身受役則
上其直於官官自為招募亦或稱機兵在巡司則為弓兵
然雖名兵實不任受甲其後民壯漸為徭役供有司傳遞
勾攝而已嘉靖中都御史翟鶚言直隸山東河南民壯多
缺乞補如額而別簡丁壯為義勇於農隙練操其在山西
者戍三關上曰近虜入山西由屬門諸關失守三關別無
兵馬南侵領先年暫設民壯非可以捍禦况今所在災傷
不宜復驕勁其姑已之至二十一年兵部因廷議復請增
州縣民壯之額大者千名次八九百六七百小者五百報
可明年兵尚書戴金言州縣民壯有額設有新增又有義

勇有馬快手而往往不獲實用則以經略未善故也宜屬之兵憲官督所司簡練誠謂民兵練則無藉客兵而軍衛亦免清句卒民壯無餉餉而多役使遂汰民壯每縣不過數十名應捕專緝捕復選民間年力精壯者籍於官曰鄉兵暇歸農遇節序操練之有警用守城或捕逐盜賊而弗征調懷宗時天下多故大盜起郡縣不支時楊嗣昌爲本兵奏天下郡立操備官州縣立練總官各選鄉勇郡千名州縣因其大小爲多寡不下三百名民供其操練往往練備練懲威福役若奴有盜情株連蔓引無休期百姓苦供應而城陷者終陷卒無救於地方徒滋毒焉

明書卷七十二

九

召募之兵明初無有也正統中始募天下軍餘民壯爲兵景泰初復令廣召募卽以所在官司統領遇警調用然猶之民也弘治中以虜警抽編無警許罷役遂有常餉治至正德遂令分戌番操無復休息兵尚書王瓊請量罷之不聽肅宗深知其弊而未遑清理及後爲真兵矣先是每召募徵下順爲兵者報名郡縣保以里老鄰佑始上之督撫選其驅幹雄武力足勝甲冑或狡捷能投超者用之逃易提察老不能戰許其歸農別爲補役正兵外有羣兵有衝鋒各將官有家丁皆益食餉而末年復有投順兵招撫兵或賦受撫者卽爲兵予餉益濫恣驕橫不可使而召募則

不問其鄉貫羣而投羣而收稍繩束卽諱殺長官掠而去卽官馬爲剽資官司柔撫之復就伍置不問卽颶去卒往他鎮投爲兵官司喜其有馬匹器械不詢其來歷卽驕參之稍禁飭則大諱而去或入城巢爲勁賊天啓崇禎中用內官爲監視所召募兵曰監標皆此輩城市盡擾况乎郊野莫可誰何其尺籍皆趙大錢二或王得勝李得功而無一正名遇征討避賊遠遁去舊隸軍兵亦相視而效之卒不得一卒力迨季年行抽練法驕者益驕惰者益惰而兵政遂大壞矣

史官曰余覽明朝遺冊見正統中天下未多事之先五府

明書卷七十二

十

并錦衣等衛所官旗軍人及邊腹額兵共三百一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中年事故少缺額不補止一半有餘至嘉靖中天下多故復原額而益以末年召募之兵及諸附籍歸順之兵不下四百餘萬而無救於敗亡悲夫

馬政

明初設太僕寺於滁州後定都於北平又設太僕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屬南太僕寺順天等府及山東河南馬政北太僕寺主之其後用言官言府州縣添設佐貳官專民馬之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三苑馬寺三於山東陝西遼東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一監二苑苑咸置卿

貳焉凡馬政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

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

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選軍皆籍而食之凡
民牧人視其丁產而授馬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牝牡五駒

而徵騎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寄牧於畿府
而府甸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徵馬金匹十兩凡馬駒十

八年而免定項期重騎而繩之報勦有常期凡馬肥瘠登
耗藉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二人印烙遷其
良法其羸劣凡草場歲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椿朋十災殺

出之佐牧人市馬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馬金有災蠲無

明書卷七十二

十一

恩蠲卽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虧軍賦行太僕職掌與僕卿
不異而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皆主印烙課孳
牧而時督察之其衛牧錦衣旗手等衛五軍神樞神機等
營各設有草場於畿甸放牧歲春末初各營馬除存留
聽用外餘命坐營官一人領下場牧九月終回營而時遣
馬而洮州河州西南各置茶馬司主之法上馬茶百斤中
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番族納差發馬萬四千餘匹以
爲常洪武初諭刑尚書劉惟謙曰馬政國之所重設太僕

俾畿甸民養馬恐所司收養失宜或害養馬民皆當害戒

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驷及武帝時舉庶

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征強胡威服戎翟唐初畿得

隋馬三千及張萬歲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

馬政修舉故耶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
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始江南人以十戶養一馬江北
乃戶養一馬上念其不均命江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

仍給鈔三百貫優之命太僕江南北各存游牝萬匹爲革
生種馬餘悉發草地放牧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

明書卷七十二

十一

養軍貧者衣食且不給何有於馬以故歲捐瘠者多宜令
官叢貧者歸營屯而各選軍士有丁產者以充便從之太
宗卽位諭兵部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民不得私畜也
漢文景時間里馬千百爲羣民有亦國之有許天下軍民
得畜馬官府勿禁六年禮尚書劉觀言各衛馬多恐有疾
宜預市藥備醫療上笑曰唐時馬後多至七十萬未聞有
預備之藥善畜馬者但水草得時牧養如法自然無疾今
天下衛所及太僕馬益多若皆需藥豈不大斂民力爾徒
知恤馬不知恤人也觀慚退太僕卿楊祇奏言近馬蕃息

而牧養之人請令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羣頭一人五

十四五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凡種馬倒死革生不及數責之價蓋倣熙甯保馬法竟行之遂世爲北方患尋上諭兵部言朔馬故多馬本土宜亦其人督畜牧而然今驍官居間者多可廉選其忠謹者令教民畜牧革息焉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居真定定州者更番赴順天教牧會六師歲出擊捕責歲納駒急軍民至鬻子女妻莫能存仁宗聞大痛之責官爲蹟還寬責駒令嘗諭兵尚書李慶曰今太僕馬增倍而畿民或一夫有畜至三四匹者畢力於此故有耕桑盡廢衣食不給甚可憐閭其以分給諸衛及臨邊卒俾牧養兼習以待用庶軍民皆破家爲子孫憂況所散馬僅三千匹而令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其失非小幸立斷上曰偶心之行批矣無何上御恩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誠忘之昨鄉言未脫口慶等已嘆有慙言朕念卿孤立故持之今有名矣因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章不之智疏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寺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將憲綱掃地於是止散馬之令士奇感泣頓首曰昔人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上召諭之曰馬畜於民心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國家法有定科然屢下令革生不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夫民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

明書卷七十二

三

明書卷七十二

四

兩使焉等慶上言今民馬益蕃散衛伍操用然且千餘羣今遠近方面朝覲官咸集請員給馬一匹令太僕歲徵駒如民間稍寬民下延議義原吉皆如慶議報可獨大學士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授方面郡守大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云蘇民困是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貴馬矣時義原吉皆在侍上曰士奇論當慶無識兩人亦言其便何也對曰初慶與臣等言陛下意如此上曰慶幾誤朕少遷批罷矣居兩日批不下士奇復請曰日陛下許臣罷給馬之令今中輒何也此令行將天下懷才抱德者望望然去矣若馬死責償將人

皆破家爲子孫憂况所散馬僅三千匹而令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其失非小幸立斷上曰偶心之行批矣無何上御恩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誠忘之昨鄉言未脫口慶等已嘆有慚言朕念卿孤立故持之今有名矣因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章不之智疏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寺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將憲綱掃地於是止散馬之令士奇感泣頓首曰昔人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上召諭之曰馬畜於民心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國家法有定科然屢下令革生不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夫民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

嘉靖中詔本兵言順天府屬故論地養馬近年牧地多歸豪右而馬疲死責養馬者償應天府屬故論丁養馬近駒馬止解馬直而種馬倒失復令民買補民困甚其議處以

問先是昌平羅虜變停派善養馬後太僕卿劉朝佐請

復之上曰昌平密邇京師陵寢重地宜永停不派而部議止再停七年從之穆宗隆慶中太常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原爲孳生備用今備用馬既以別買則種遂可省且種馬有編審雜役點視歲例支冗輪養賠償之害重之以官吏之需索里甲之影射民日益勞泊襲至今滋弊尤甚乞命兵部驗記每年應解之馬若干某處若干俱照原數買馬按季查解如備用馬已足一萬則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輸太僕寺各邊缺馬分發估買折價可買戰馬一匹不必加賦而馬數自倍且令各地方取前所養無用之種馬盡賣以輪兵部如一馬定價十兩則直隸河南山東十三府可

明書卷七十二

五

得銀百二十萬其草料令各府州縣每馬折銀二十兩計又得銀二十四萬夫戰馬之數解俵之丁不變舊制而邊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足國裕民無踰於此而御史謝廷傑言孳生種馬乃祖宗舊制軍機所闢但當修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萬一有警無可調發告將誰歸金議非是并下兵部部主廷傑言上獨可金奏令賣種馬之半如金言而存一半擇殷實者養馬而已賣者助之後萬曆中大學士張居正條議盡賣種馬而革者盡矣以革爲可而是之者兵尚書梁夢龍御史余有年也以革爲不可而力排之者寺臣顧存仁御史馬朝陽兵尚書諷編

明書卷七十二

六

也種馬旣賣於是行俵解法每徵糧五百畝領官馬價三十買解太僕不中式者撥回再買民苦甚懷宗時馬價騰踊上憫百姓賠累乃增價至五十六兩尋又以五十六兩官可得馬而無累民遂定官買官解之例官不恤民雖批僉衙役名而其實仍累民益困先是成化中詔覈霸州草場太僕卿儲璣言陛下興修馬政從羣議雖仁壽宮聖莊及壽王府莊亦宛轉上白退還圍營牧放誠願念遠大而不以微利故傷國計也臣前往霸州丈量時見工部造官踏勘叢草場廢弛時渾河橫流散漫淤漲葦葦族生牧不到其時言利之臣因其土之所產而稅之亦一時之

權利而可矣今旣漂廢又復查理是重稅之也夫葦葦等用較之放牧熟急况草場設自永樂初葦葦等課自近年始耳其地卽草場之地也又况渾河改徙不生葦葦復復有可徵之稅哉幸上豁除其牧地乞在所出榜開寫項或書馬文升言國初中外衛所各有牧地而在京師不下千數頃夏秋牧放郊坰冬春支料飼啖而後馬壯可用也今無慮爲親藩勢要所占間爲軍民冒耕馬無所芻牧入場未一二月移往西山中四散逐牧而調用騎操輒無馬乞清查以便軍於是命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官清理草

揚未盡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計畝收銀發太僕寄庫

候買馬爲著令當是時陝西牧馬草場止存地六萬六千

項有奇養馬軍止七百有奇牧養兒驅驟馬止二千八百

匹有奇而馬政頽敗都御史楊一清講故典興復之奏雖

卿寺之不職而簡布按二司參政副使薦補卿少卿終轍

大更於是六苑地清復草場十二萬八千項有奇清尙撥

補召募文編養馬軍二千三百名有奇銀買茶易若孳生

馬并駒凡萬有千八百匹有奇修馬營城堡十有九處創

復公署倉廩馬廄室宇四千一百餘所其西雷汎河三衛

茶馬法久弛自弘治十年至十五年茶易馬五千四十三

明書卷七十二

七

萬餘足支陝西三邊之用而邊馬大絳一清懼復無專官

復圮正德初具疏言陝西沿邊皆防虜重鎮軍務所急莫

先於馬項自虜壓弗靖戰馬告乏荷蒙孝宗皇帝采納廷

議專設風憲軍臣督理馬政臣以庸劣猥當任使隨命兼

理茶法顧屢堅既人事難更新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粗

皆就緒則責任專而事易集也自奉巡撫以來顧此失彼

已不如前復蒙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於監牧茶

馬之政勢不能復及矣竊惟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管而

巡茶御史實主茶馬巡撫政事繁多以致茶馬所易良駕

莫究採騎所給發登耗莫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亦勢使

然也夫茶司之所易卽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卽官軍

之所給本爲一事伏乞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

心幹事之人以充仍敕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

提調約束各衙門毋與便於是巡茶御史兼馬政制不得

預民蓋始於此事已遼陽苑馬卿凌相言承樂間本寺撥

領牧養馬西給有草料額軍養馬二匹軍餘一匹所轄昇

平等十二苑自遼陽至復州皆屬正統末裁十苑止留清

潔二苑隸蓋復而當時馬尚及萬數自後俵給既多而弊

作馬一倒失及虧欠駒子往往買補兒馬備其數監苑官

有奇引納銀二錢五分及臥升銀一錢計爲銀二萬七百

餘兩貯慶陽固原庫給買馬於是均諸苑地及軍牧馬三

不養馬者有止養兒馬二三匹者又有養驥馬二三匹復帶駒者其全不養者其貧雖甚不思買補苟覬恩貸不則狡猾納賂主者盡僞他軍倅輕便其止養兒馬者多家殷實懼許告不敢不養又畏徵駒借此影射其養驥馬帶駒者其柔弱之人不善負祿而鹽苑官更假公責併俵給不及其人徵駒歲倍其數展轉無已亦不均甚矣莫若通計二苑馬查堪孳牧者盡留兒馬及餘老弱與收買驥馬均派各軍領養後生駒可離母卽撥無馬軍養之五年一清則人無所規避矣上然後給事中謝汝儀條京衛下場之害言京衛軍歲春夏於畿甸下場牧放歲一舉行面草

明書卷七十二

尤

場地土爲勢要奏討姦人投獻者殆盡獨低窪處又積爲湖淀慢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廄序可以蔽蓋馬買草而喂人裹糧以從軍士逃亡馬匹倒死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蓋法敝極矣近襄城伯李全禮奉敕領下場馬二千餘匹牧放陷又以聽征馬六千益之馬以萬計芻牧無所矧大雨時行暑氣方溽泥濘偏野鬱蒸中人羣處則有疫癟之虞露宿則有蟲蚋之害人困馬病是徒徇節省之名而坐受虧損之害也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將何以待之乞敕兵部會同坐營官熟計其便將聽征馬責軍人就便牧放月給

半料無下場隆慶中御史張柵言大名真定二府計畝出糧以養馬而今復有馬地餘銀之徵蓋起於正德間爲流賊之亂額外權立此名徵銀市馬其後遂因而不革非經制也請悉蠲之上從之而復有鹽馬始正統三年命召商納馬中鹽每上馬四一百二十引中等一百引下勿收復有貢馬凡貢馬累朝皆有之每外夷進馬照價償以文綺紗羅陶器鐵釜又有市馬起永樂三年立遼東開原廣甯馬市定價上上馬納八匹布十二匹上馬納三匹布五匹下馬納二布四騎絹一匹布二匹其立市一於開原城南以待西海女直一於開原城東一於廣甯以待朮顏三衛每開市各

明書卷七十二

王

夷將馬匹及貨物赴官驗易嘉靖三十年辛亥春詔開馬市時西虜俺答求貢朝議不許入春請求益數咸甯侯仇鸞雖聲言北伐實內畏怯上言請許入貢於宣大開設馬市虜馬一匹償幣如值乃密遣廝養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爲請俺答利貨幣投書於宣大總督蘇祐言求通市祐以書上聞上雜議鷙力主之兵尙書趙錦是鷙議上以問大學士嵩嵩奏以一年許市二次上然之乃遣兵部侍郎史道兼都御史諸處開市而實鷙先許虜大掠飽飪也時兵部員外郎楊繼盛極言開馬市不可且歷數鷙欺罔罪疏詳揚傳中疏入下繙盛獄詔貶

邊秋遂令於宣府大同開馬市以道往督理之初議布馬

謂以幣易虜馬我得馬為用且少彌目前虜患其後虜

遂以贏來重價每開市虜騎大至因緣為姦利如大同寇

宣府如宣府寇大同甚至朝市暮掠幣未入境虜信且至

旋并掠其贏馬而去又虜日往來大同城諸營堡及三邊

賊被其侵掠邊卒或拒之輒曰奉命來貢自是士卒不復

出戍而虜遂長驅各邊矣史道又建言虜無馬者許以牛

羊市償以粟麥言官交章論沮又請復遼東市巡撫都御

史許宗魯極言不可乃止未幾邊防大潰驚懼禍及乃請

罷市許之而附駕之史道亦撤還隆慶辛未俺答欵塞乞

明書卷七十二

王

明書卷七十二

王

封通貢詔封爲順義王遣參將鄒沂等封賞之而宣大尚
書都御史王崇古請復馬市其後東事起需馬急雖北邊
屢有侵掠而朝廷資其馬多含忍終市之聽民互市而不
盡者官給價收焉舊制營馬給兵者皆給芻豆貲各兵自
飼而官驗其肥瘠爲賞罰懷宗時大學士楊嗣昌奏行圍
獵法創大聯廄於都城東凡營馬悉收公養之名曰爾槽
喂養所騎非所養兵不惜馬力所養不自乘牧人不能均

馬力而馬多斃營馬遂虛於是責俵解急而民大困國

亦亡○制太僕寺領清河金臺等六監常春順義等二十
四苑順天五州二十二縣金吾等二十三衛直隸保定真

定順德廣平永平大名河間各州縣河間等三十二衛滄

州武定二千戶所大甯都司所屬衛所山東濟南兗州東

昌各州縣河南開封七州縣彰德一州三縣衛輝六縣歸

德止考城一縣南太僕寺轄十四牧監九十八羣在京應

天府八縣在外鎮江三縣甯國有陵一縣太平三縣廣德

州鳳陽四縣淮安州縣揚州三州六縣廬州二州五縣滁

州二縣和州一縣徐州四縣滁州一衛遼東行太僕寺轄

定遼等二十五衛遼東苑馬司轄永甯監清河深河二苑

山西行太僕寺轄太原等十衛保德州等五所陝西行太

僕寺轄平涼等四衛陝西苑馬司轄長樂監下開城等五

苑靈武監下清平衛三苑同川監下天興等四苑威遠監
下武安等四苑熙春監下康樂等四苑順甯監下雲驛等
四苑甘州行太僕寺轄甘州等十二衛古浪等三千戶所
甘肅苑馬寺轄甘泉監下廣牧等四苑祁連監下西甯等
四苑武威監下和甯等四苑安定監下武勝等四苑臨川
監下暖川等四苑宗木監下美都等四苑○種兒驛馬原
額則北直五萬三千九百七十五匹南直隸共三萬七千
五百匹河南共二千六百四十五匹山東共三萬七百八
匹直隸論糧養馬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

驛馬一匹該免養馬糧七萬七千四十九項五十一畝零

河南山東論丁養馬每五丁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驥馬一匹共該除豁養馬丁四十二萬八千五百三十二丁在京龍驤等二十六衛原額種馬一百九十五匹在外保定等四十六衛原額馬二百七十匹○寄養備用馬順天保定河間三府計五萬八百八十八戶實養者二萬一千八百五十八戶餘除單丁寡婦殘疾及陵道不養外則接戶給馬○太僕寺所領草場地直隸共地二萬四千三百二十項八十六畝零河南共地八項六十三畝山東共地二百項五十三畝南太僕寺所領草場地南直隸共地五千五百三十一項八十六畝零在京營衛草場地五千九百

明書卷七十二

三

一十六項一十八畝零而永陵以後衛無原額可考在外衛分草場地直隸衛所共地三百五十六項八十七畝零山東衛所草場地六十三項四十九畝零各邊草場地八萬項萬曆二年以宣大陽和開市增草場六處無原額除放牧荒蕪餘可種耕者徵子粒銀解太僕寺備貢馬之用而時歲歉不常無定額○俵解備用馬每歲額以春秋二運上太僕則大名府二千一百七十六匹乳馬七匹保定五百二十七匹乳馬十匹河南開封府二百五十七匹彰

明書卷七十二

三

德府二百三匹衛輝府八十三匹歸德府考城縣六匹山東濟寧府二千六百六十八匹兗州府一千八百一十二匹東昌府六百七十六匹在京在外各衛所歲各一匹南京直隸歲額馬七千四百五十六匹八分實徵馬三千四百六十一匹餘每匹折銀三十兩起解
驛馬之制明初改南京公館爲會同館永樂初設會同館於北京三年併烏蠻驛入會同館正統中定爲南北二館北館六所南館三所各設馬一百七十二匹天下設驛九百五十有九大驛馬百匹小驛五十匹其無驛州縣曰走遞馬多至八十匹少至十匹五匹其錢糧皆出於隨處丁

明書卷七十二終

志十五

刑法志

史官論曰昔舜命皋陶曰刑期於無刑皋陶亦曰與殺不
辜甯失不經乃君子儀度其心有瞽叟殺人而必治帝堯
三宥而不從何也惟仁乃能執法推執法乃可期無刑也
故天以陽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以仁育萬民肅之以刑
人之生也欲動情溢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是刑
也者聖人承天之道知人之盡所以防非訖欲長利已患

明書卷七十三

一

制百姓於禮義之中而因以彌教至於無刑而聖人之心
乃愜故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宥之以博愛而民知德導
之以和睦而民知讓攝之以禮樂而民服化然且象之以
五虧之刑使民知所警而勿之有犯豈非御世之大德法
天之微權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者乎總之以仁心爲質
而已則刑法之設其本原於好生而其用取之難犯吾民
不犯於有司則生矣狎焉而入之雖求其生不可得故難
犯之具非曰必加之也明布而頒示俾警其心慎其行而
上之刑乃備焉而不用明刑乃所以措刑也訖於威則人
不得因貴而驕訖於富則人不得因滿而溢故以律繩人

古懸法象魏之意清風戒寒而授衣乘屋秋固天所以
用成物耳刑官之爲秋官也可以知其義矣無春生無夏
長則秋曷從而成民罹於刑由所以養之失也君子重哀
矜焉其嚴也不得已也以哀矜之心司不得已之法則服
念要因必明必允而不敢肆卽當罪猶撤樂器嗟下大禹
之泣曰教未施而刑加焉是子納之溝中也所云好生之
德非耶惟有仁而刑乃可用焉明太祖制律垂落獄體刑
期無刑之心雖當禍亂之餘不能無殺戮而詔誥更定律
令至於五六乃慎之又慎仁意翔流累朝寬大多所矜恤
雖其間有三廢之設爲日未久旋已報罷穆神之間百年

明書卷七十三

二

無呼號之慘市無死人之血刀鋸置而不用猶歎休哉降
及嘉宗以庸庸之主立於上權璫播熒彪虎噬人忠貞之
士駢首飲泣而祖宗之法紀祇爲報復之資至於季年上
好明察下多殘暴寃慘憤塞以抵滅亡然在朝廷未嘗無
解網之心而刑官實多周內之舉上有德惠而下不奉行
朝市仁言而暮已閼隔甚且揣摩意旨以入之挾私怨
以中之設鈞黨制非刑以重毒之昔此三五宵小橫干天
和之所致也嗟乎陽生之氣盡而厯數因之刑獄之間豈
細故也永思仁德庶于其無刑哉因摭明朝寬猛之政及
律意大凡著於篇而戒宥皆詳本紀中使後世祥刑者得

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唐

舊自名例以至斷獄十九篇中採用已頒舊律二百二十

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補

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爲三十卷每一卷成輒繕

寫上上揭之西廡壁端親御翰墨爲之裁定聖慮深稽

天揆人成百代之憲具易書之奧好生之德治於民心日

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改過遂善臻雍熙之治

何其盛哉詔頒行尋定設六部復更定以吏戶禮兵州工

爲六類析篇目爲十九約條爲四百六十先是篇目曰名

明書卷七十三

四
明書卷七十三

五

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茲乃析戶婚爲戶役婚姻分鬪訟爲鬪毆訴訟分廢庫爲廢牧隸兵倉庫隸戶分職制爲公式改屬吏受賊屬刑凡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死二等曰絞斬其極曰凌遲流三等曰二千里二百五里三千里徒五等曰一年一年半以至三年雜犯死罪則五年杖五等曰六十至一百笞五等曰一十至五十徒流之重者曰遷徙曰充軍凡憲惡之十不赦曰謀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在內之贓例六等曰做工

曰納米曰運灰曰運糞曰運石各以罪之輕重爲多寡老疾少皆納贖在外納贖三等曰無力依律的決曰有力照例折銀穀曰稍有力納工價惟真犯死罪不許贖獄具凡七曰笞曰杖曰訊曰枷曰杻曰索曰鐸諸委曲詳盡緣情制典無不周到而上覽之猶有未愜謂胡惟庸江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情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不貴急務簡不務煩夫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况始未盡善豈能久而無弊今律有議擬未當者鄉等可詳酌更定務合中正仍具方車者以聞於是惟庸

曰納米曰運灰曰運糞曰運石各以罪之輕重爲多寡老疾少皆納贖在外納贖三等曰無力依律的決曰有力照例折銀穀曰稍有力納工價惟真犯死罪不許贖獄具凡七曰笞曰杖曰訊曰枷曰杻曰索曰鐸諸委曲詳盡緣情制典無不周到而上覽之猶有未愜謂胡惟庸江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情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不貴急務簡不務煩夫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况始未盡善豈能久而無弊今律有議擬未當者鄉等可詳酌更定務合中正仍具方車者以聞於是惟庸

曰納米曰運灰曰運糞曰運石各以罪之輕重爲多寡老疾少皆納贖在外納贖三等曰無力依律的決曰有力照例折銀穀曰稍有力納工價惟真犯死罪不許贖獄具凡七曰笞曰杖曰訊曰枷曰杻曰索曰鐸諸委曲詳盡緣情制典無不周到而上覽之猶有未愜謂胡惟庸江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情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不貴急務簡不務煩夫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况始未盡善豈能久而無弊今律有議擬未當者鄉等可詳酌更定務合中正仍具方車者以聞於是惟庸

以爲國大病故治國者必擇人以治刑朕於此必欲以人而執法若非仁人執法則國務繁由此而生爾敬慎體道哉母僞焉夫謂之執法非止不鬻獄也又非止不徇情託不徇愛憎也君曰辟臣曰勿辟君曰宥臣曰勿宥惟當功當罪之爲務不可則止謂之沽名寬縱沽長厚之名酷烈沽風力之名也天下所共惡者君曰勿辟刑官曰宜辟

卒順旨而不辟天下所共矜者君曰勿有刑官曰宜宥卒順旨而不宥乃藉口不激以自解攘善於己而過則歸君豈非人之不仁國之大病哉洪武十七年詔建三法司於太平門鍾山之陰命之曰貫城下敕言貫索七星如貫珠

明書卷七十三

六

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中有星卽刑繁有星而明爲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爾法司官各勵乃心慎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庶不負朕肇建之意欽哉已上念元政弛人玩吏民汙夷俗者久而反側未盡平必紀綱肅而後惠政可從施也頗用重典以肅姦又異時見貪殘吏殃小民深痛意恨之於種誅尤嚴天下憚懼十九年倣周大誥作大誥昭示禍福喻所爲工受田之日驗能準業名知嫁穡之艱難四民專務以三

明書卷七十三

七

而士取諸農商出於農行賈於農隙此王教之精也民用鄉德五福齊應今朕不大不能申明我古先帝王之舊愚夫愚婦效習夷風彝倫不敎是致善非壽富非富康甯不自如攸好德鮮矣考終命罕聞本古五刑而不治雖出五刑誅之亦何惡焉今復出是誥大據寰中敢有不遵者以其罪罪之而敕刑曹庶獄諭當訖因有大誥者減等無有加等欲人喻戶曉爲福壽之責已以大誥行良民遵奉欽敬之心如流趨下中惡之徒欲遷善而不能唯是奸頑輕生易死犯若尋常仍蹈前非不旋踵發覺及禍也作續大誥三篇訓切之諄懇至於此晚讀老子書親注之見其中

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惄然感遂憐戚從寬先是天下臣民有犯俱令屬法司其有重罪送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下鎮撫司推鞫用事者因而以非法凌虐上聞之怒曰訊鞫法司事也負重罪來先付錦衣欲得其情耳豈令鍛鍊耶取刑具悉焚之悉以所繫囚送部臺審理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平訟理二歲論罪囚上諭刑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

用法之過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安有是言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惟武臣死罪朕親審餘引奏詣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幡出獄自理者聽入訴諸無罪當釋者持政平幡宣德意遣之其在重辟府部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雜轄之審錄其冤狀以聞上嘗與刑尙書楊靖學士劉三吾曰自今惟十惡及真犯死罪餘令輸粟助邊力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貢以行三吾對曰聖心仁想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上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

明書卷七十三

八

多推恕以行仁仁或可有濟乎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法常濫以嚴刻也上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三十年詔刊布大明律律益詳慎先以名例史律二曰職制曰公式戶律七曰戶役曰田宅曰婚姻曰倉庫曰課程曰錢債曰市廩禮律二曰祭祀曰儀制兵律五曰宮衛曰軍政曰關津曰廩牧曰郵驛刑律十一曰盜賊曰人命曰鬪毆曰罵詈曰訴訟曰受贓曰詐僞曰犯姦曰雜犯曰捕亡曰斷獄工律二曰營造曰河防而雜罪名及讞決伸恤頃役檢驗諸政明列之而以條令大誥附其中上親製序言朕有天下倣古爲治

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著令久矣而犯者相繼於是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誥昭示使知所趨避又有年然法律在有司民不周知特敕六部都察院將大誥內條目撮要刪傳律例禁例盡革刊布中外使臣民知所遵守焉而祖訓首章言朕自起兵至今三十餘年理天下庶務凡善惡情偽靡不備歷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無疑者令法外用刑意使人知警而不敢易法然此一時權用非守成之君所宜用常法也今後子孫止守律大誥竝不許用黥刺劓刖閹割之法云何嗣君生長內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施用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

明書卷七十三

九

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劾奏詔凌遲處死中又言凡聽獄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久天必怒焉有大獄當面訊防撲陷鐵鍊之弊益慎重至矣先是刑尙書開濟言聖明治在復古事務簡要今諸郡縣刑牘動千萬言類泛溢失本實蓋禁之土曰虛辭失實浮文亂真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無赦命刑科會諸司造議獄牘式示中外已諭濟言凡論囚當原情母刻深蓋人命至重當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父行賄求免者有司欲并論朕以父子至親子論死而父救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父自今凡論獄必詳讞覆奏而後論母重傷